漢書藝文志條理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史記宋世家景公頭曼立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又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于宋子韋

劉向新序雜事第四篇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于殿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

論衡變虛篇案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徙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條王仲任見此書序錄自子韋曰蓋是據書數語錄存爲佚文

本書人表宋子韋居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宋子韋始見呂氏春秋制樂淮南道應新序四

宋景公之史賜姓子名曰韋亦曰司星子韋亦曰司馬子韋

秦王嘉拾遺記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有野人披草負笈而進曰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臺詰未來之兆已往之事夜觀星宿氣執算披圖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脩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賜姓子氏名之曰韋即子韋也顧綺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慎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據此則是書乃六國之末子韋後人所[illegible]）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今其書亡惟呂氏春秋淮南子劉向新序並引熒惑徙舍一節王充論衡亦載之以為空增三舍之數又盧生二十一年之壽案向典校中祕書故有別錄之奏新序同出向手所遂原文詳于錄奏考以呂覽淮南當得其實未可執此疑彼仲任必執以為虛誣何其謬哉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illegible]）

廣韻一東公字注公又複姓漢書藝文志有公檮子著書（[illegible]）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公檮氏漢藝文志有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黃帝終始之術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褚先生引黃帝終始傳（褚見史記三代世表）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云云索隱曰蓋謂五行讖緯之說若今之童謠也濤案小司馬說非是終始傳

即終始五德之傳封禪書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疑即黃帝終始傳漢志有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卽其類也 按褚少孫所引黃帝終始即武帝時方士依託爲之非即此本也

按章氏校讎通義有曰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始終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今攷鄒氏姓氏辨證班氏原注傳黃帝終始書今注乃轉寫之誤是爲傳終始書之最初者又終始之書不始傳于鄒奭而鄒奭之書亦不名終始是亦足以證寫誤之實據章氏以鄒衍鄒奭爲創書之人非也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公孫發未詳

按此以敘次先後言之則其人在鄒衍之前似卽爲公檮生之學蒙上終始二字者歟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史記孟子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集解曰其並大體國代盛衰時而說事 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又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按史公訂此二衍之大要如此

又厤書曰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

又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曰衍騶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按陰陽主運似即此附衍書一篇篇目也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各以所勝爲行

又曰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也按史訂終始大聖之篇則大聖終始篇名

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又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又曰鄒子書有主運篇

劉歆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彗又曰鄒子有五德終始言

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本書人表鄒衍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鄒衍始見燕策列子湯問又作騶又作鄹亦曰鄒子齊人兆齊州章邱縣東十里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茲從史記及諸書所引輯錄為一帙

文心雕龍諸子篇騶子養政于天文

按本書曆志云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則昭帝時猶有傳習者司馬貞索隱有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廣韻十八尤丘字注藝文志有桑丘公

邵思姓解漢書藝文志有桑丘生

鄭樵氏族略桑邱氏蓋以地為氏者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姓纂云今下邳有此姓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王子年拾遺記曰少皞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裔也

按氏姓諸書有桑邱氏無乘邱氏隸寫桑或作桒乘或作乗故往往訛桒為乗漢之桑欽桑弘釋文亦云一作乘欽乘弘此乘邱子亦桑邱子之譌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劉向別錄曰杜文公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劉向別錄曰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按史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王其道質素故曰素王此言泰素其義亦猶是爾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史項羽本紀居鄛人范增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徐廣曰南公楚人也善言陰陽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又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識廢興之數知秦亡必于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按此引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者寫誤也）

御覽逸民部袁淑眞隱傳曰南公者楚人也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鄭樵氏族略南公氏戰國時有南公子著書三十一篇言五行陰陽事嵇衛南公子之後[illegible]

本紀楚武王時有南公揭楚亦有南公氏然史漢並無明文以此南公爲姓氏莫得而詳已

容成子十四篇

王氏攷證曰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德淸俞樾莊子人名考則陽篇之容成氏釋文曰老子師也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中家又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此卽老子之師也又曰合諸說觀之容成氏有三上古之君一也黃帝之臣二也老子之師三也然老子生年亦究不可攷其師或卽黃帝之臣乎未可知矣

按此書列在南公之次張倉之前南公楚懷王時人張倉秦漢時人謂爲老子之師似不然矣或六國之末別有其人號容成子著書言陰陽律歷終始五行者歟

張倉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史漢本傳張倉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沛公略地過陽武倉以客從攻南陽遂西入武關至咸陽入漢中爲常山守爲代相趙相從攻臧荼有功封北平侯遷爲計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後以淮南相爲御史大夫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孝文四年代灌嬰爲丞相倉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倉倉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文帝後元年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年百餘歲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又年表倉以客從起武陽至霸上爲常山守得陳餘爲代相徙趙相以代相封

史十二諸侯年表曰漢相張蒼歷譜五德索隱曰按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也侯爲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五歲爲相十五歲高帝六年八月丁丑封千二百戶封五十年薨如淳曰計相官名但知計會索隱曰主天下書計及計吏

王氏考證本傳著書十八篇與志篇數不同按其餘二篇疑在陰家律曆數法三家中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史孟荀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于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又曰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劉向別錄曰騶奭者頗采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施齊人美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輠髡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劉歆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爲言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世本氏姓篇閭丘氏齊大夫閭丘嬰之後齊宣王時有閭丘卬閭丘光張澍輯注曰閭丘嬰齊莊公近臣子明事見左傳閭丘卬閭丘光均見說苑

鄭樵氏族略齊宣王時有閭丘卬閭丘光漢有廷尉閭邱勳後漢太常閭邱遵魏有閭邱次

著書十二篇（依鄭氏叙次于竹簡之時又以快爲決十三篇爲十二篇皆沿林寶元和姓纂之誤失于校正也）

按本書人表第四等有閭丘光棨氏引孫侍御曰光乃先字之譌漢人稱先生每單稱先閭丘先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尊賢篇或曰人表傳寫脫生字按此閭邱快疑即閭邱先生時代亦復近似嵇康高士傳櫽說苑之文以爲傳

馮促十三篇鄭人

鄭樵氏族略世本云馮氏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姓纂云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于馮城因氏焉

按氏族略又云鄭大夫立邑故以邑爲氏此馮氏附之鄭邑與本注鄭人相合馮促其即鄭大夫馮簡子之後歟簡子見左襄三十一年傳能斷大事與子產同時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將具氏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張澍輯注曰按太公子一引作齊公子今藝文志作將鉅子

林寶元和姓纂曰將具彰著子書五篇

鄭樵氏族略將具氏姜姓英賢傳云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將鉅氏即將具氏之訛也

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

按應仲遠所見漢志則爲將具子彰今本作鉅似寫誤又敓彰字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史屈賈列傳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按漢書作悉更奏之）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本書禮樂志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寑

本書傳贊曰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攷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則當入于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于陰陽

按本書魏相傳相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淸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

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

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

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此五曹官制本陰陽五行以為言而羲和官守所有事故七略

入之此門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衞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周伯衞侯官並未詳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劉向別錄曰傳天下忠臣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譏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于春秋而別為之說猶愈于攙入陰陽家言也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本書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平曲侯公孫渾邪以將軍擊吳楚用隴西太守侯景帝六年四月己巳封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云戶三千二百二十五年中四年史表作中元四年有罪免

又公孫賀傳賀北地義渠人也祖父昆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又李廣傳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按此如儒家之儒家言十八篇道家之道家言二篇相類皆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類次于篇末者

又按陰陽家之書自宋司星子韋始傳黃帝五德終始之書自公檮生始以迄漢之張倉凡十家十一部其學術大略相同故彙次爲一類都爽子至五曹官制五家其學又略相同故又彙次爲一類周伯衛侯官天下忠臣三家大抵皆制度官品傳記之流或皆屬于羲和之官故又彙爲一類而入之此篇公孫以下二家皆雜論陰陽又別爲一類綜爲四類是篇之章段如此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按所錄凡廿一條條爲一家正合二十一家惟鄒子及鄒子終始合并爲一則減出一家其篇數亦減出一篇今校定當爲二十家三百六十八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史記自序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曰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本者胡焉運陰非李奇曰月陰陽之術月令所監官總其枝屬由損益日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故中紀也各有禁忌月令也按班氏所見漢書當作各有禁令今作體令史異文按此陰陽家與數術略之五行家相及先驗五行一篇敘有云其注亦記五德終始陰陽五行篇參云天生五材民一不可是以聖人儀其序始以通神明之變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史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

劉向別錄曰李悝務盡地力

本書食貨志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本書人表李悝列第三等七下智人梁玉繩曰李悝始見呂覽驕恣史孟荀傳亦曰李子相魏文侯案悝盡地力之教是商鞅流也何以列第三

晉書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按晉[illegible]斐律序云[illegible][illegible]刑名者作執[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律[illegible][illegible]法律之名爲李悝所取[illegible]者[illegible]

唐六典刑部注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集法六具法

孫星衍嘉穀堂集李子法經序曰李悝法經六篇在唐律中卽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以後志經籍者不載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李悝事魏文侯爲上地守繼入相韓非子內儲說上引李悝習射令

漢書食貨志引盡地力之教二條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史本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

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卒鞅西入秦秦孝公以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鄉邑大治于是以鞅爲大良造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兵攻商君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秦本紀孝公元年衛鞅入秦二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本書人表商鞅居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商鞅始見史本傳衛庶孽公子名鞅氏公孫秦孝公以爲相封之于商號商君亦曰公孫鞅亦曰衛鞅惠王車裂之案鞅刻薄少恩其苦詩民不可學問以禮樂詩書等爲六蝨若鞅者何以居中上哉

本書刑法志陵夷至于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

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

又食貨志曰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强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晉書刑法志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魏書刑法志曰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于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隋書經籍志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唐經籍志商子五卷商鞅撰唐藝文志商君書五卷商鞅或作商子宋史藝文志商子五卷衛公孫鞅撰

晁氏讀書志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今考其書開塞乃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言信不謬矣

四庫簡明目錄曰商子五卷舊本題秦商鞅撰周氏涉筆謂其書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詞非本所論著今案開卷稱孝公之謚則謂不出鞅手良信然其詞峻厲而刻深雖非鞅作亦必其徒述說之非秦以後人所爲也漢志二十九篇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史記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史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劉向別錄曰京今河南京縣也又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又曰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也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又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馬總意林引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挾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韶王之邪（按此亦別錄文也）

本書人表申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申子始見韓策荀子解蔽名不害鄭之京人又第六等又列申子不知何人呂覽審應有閼中向亦呼申子乃申不害之族殆即是歟

隋書經籍志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唐經籍志申子三卷申不害撰唐藝文志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馬總意林六篇首有劉向一篇是七略別錄語茲更搜輯合二十四篇

嚴可均輯本序曰淮南要略云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泰族訓云今商鞅之開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

注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案三符當是申子篇名申子七錄云三卷隋志不著錄舊新唐志意林皆三卷宋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三卷今復不著錄余從羣書治要寫出一篇刺取各書引見之文依意林次第之其篇名可攷者曰君臣曰大體及三符也餘三篇不知也

處子九篇

顏氏集註史記云趙有處子

史孟荀列傳趙有公孫龍之辯劇子之言集解引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按劇辛六國時人與此相近劇孟乃漢文景時人相去遠矣）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處氏史記趙有辯士處子著書故有處姓也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張湖

輯注曰案路史伯益之後有處氏

林寶元和姓纂曰藝文志劇子著書（按此引本志又作劇與今本異文）

鄭樵氏族略處氏不得其所系漢書藝文志趙有辯士處子著書風俗通有處興爲北海太守望出潁川

王氏攷證風俗通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

按史漢舊本或作劇或作處唐宋人已莫衷一是今更無得而詳矣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荀卿非十二子篇上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莊周與[illegible]同）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按田駢見漢[illegible]道家）

史孟荀列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接子[illegible][illegible]也見前道家[illegible]史公[illegible]則慎子書中有十二論乃道家言也）

本書人表慎子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慎子始見荀子天論解蔽呂覽慎勢即慎到亦作順趙人葬曹州濟陰縣西南四里又案戰國策楚有慎子爲襄王傅魯亦有慎子見孟子此與莊惠並列則非此人也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慎氏慎到爲韓大夫著慎子三十篇張澍輯注曰慎到趙人藝文志作著書四十二篇仲瑗云三十篇疑訛又按左哀十六年吳伐慎白公敗之九域志慎楚縣白公之邑故白公救慎是以邑爲氏者

荀子脩身篇楊倞注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而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唐經籍志慎子十卷慎到撰滕輔注藝文志同

宋史藝文志慎子一卷慎到撰

陳氏書錄解題曰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滕輔注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慎到趙人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於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

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

文獻通考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言名法不用而驕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王氏攷證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

四庫雜家提要曰莊子天下篇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法家今攷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寬于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今本分五篇而又多刪削蓋明人摭拾殘賸重爲編次親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嚴可君輯本序曰漢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隋志舊新唐志皆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有注卽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又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視陳振孫所見本爲勝因剌取各書引見之文校補譌脫其遺文短段不能成篇者凡四十四事附於後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史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韓世家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漢書人表韓非列第四等中上蓋始皇時

馬總意林引劉向云秦始皇重韓非書曰寡人得與此人游死不恨矣李斯姚賈害之與藥令自殺始皇悔遣赦之已不及今案刊宋本有序一篇皆史記文或以爲節劉氏敍錄然無明證未敢僭疑是王儉七志之文

張守節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

韓子二十卷

司馬貞索隱曰非所著書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又曰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史公特載之

隋書經籍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唐經籍志韓子二十卷韓非撰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同

陳氏書錄解題曰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氏攷證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睢書廁于其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又曰韓安國受韓子雜說

四庫提要曰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入秦之後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稾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按今本大部亦非劉氏所校定自別錄亡後遂不可復加）

書目答問韓非子二十卷附識誤三卷吳鼒校刻本又明趙用賢校管韓合刻本即十子本又明周孔教刻大字本

游棣子一篇

鄭樵氏族略游棣氏不詳其本系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按張氏澍輯佚元和姓纂云游棣子著書一篇

言法家事今從氏族略著補棣子與游棣子傳上下文顛寫誤也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漢藝文志法家有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案師古不言姓游棣恐姓游名棣也如韓非鄧析子然

鼂錯三十一篇

本書列傳鼂錯穎川人也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史記作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上善之于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錯上言兵事三章文帝嘉之賜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後詔舉賢良文學士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才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以賢嬰言錯大逆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又本紀孝景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大將軍賢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鼂錯以謝七國又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巳左內史鼂錯爲御史大夫三年正月壬子錯有罪要斬

隋書經籍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經籍志鼂氏新書三卷鼂錯撰

藝文志晁氏新書七卷按新唐志七卷者似并其集三卷錄一卷合爲一書也

黃氏日抄曰晁錯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爲無補于漢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法家晁錯三十一篇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攷本傳載其上言對策凡五篇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者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按此兩家皆以無撰人時代可紀故次之于末簡法家言二篇則亦如儒家道家陰陽家之例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按此爲家數篇數總不誤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顏氏集注曰薄厚者變厚爲薄按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曰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隋書刑法志曰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于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刑者爲之則杖寘矜恤仁愛欲以感親爲化殘忍爲治乃至傷恩以害親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左氏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云竹刑孔穎達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于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用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于竹謂之竹刑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當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列子仲尼篇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張湛注曰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案此則鄧析鄭之東里人與子產同鄉里者也）

劉向別錄臣所校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案臣敘[illegible]）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青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治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以上皆引左氏傳文）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案列子力命呂覽離謂及孫卿書皆有是說然劉錄引左氏傳駁之）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案此引劉向云非子產殺鄧析據春秋駁之）

隋書經籍志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唐經籍志鄧析子一卷鄧析撰唐藝文志鄧析子一卷

宋史藝文志鄧析子二卷鄭人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案戰國當作春秋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案目有似有有之誤凡五篇歆復校爲二篇

晁氏讀書志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眞其言也而其間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歟

王氏攷證今無厚轉辭二篇韓非子曰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淮南鴻烈曰鄧析巧辯而亂法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並言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頗同于申韓亦頗同于黃老其大旨主于勢統于尊事覈于實于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至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子以前不應預有剿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鄧析之言或篇章殘闕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嚴可均校本序曰漢志名家鄧析二篇隋志舊新唐志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卽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爲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先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厪存卽言不盡醇要各有所見自成一家左氏好惡合于聖人而于鄧析比之靜女彤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

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幷爲三十一章篇次或不相屬而詞恉完具各書徵引毖出此外唯御覽八十荀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散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莊子天下篇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著書一篇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

世本氏姓篇尹文氏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張澍輯注曰澍案高誘呂氏春秋注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

呂氏春秋正名篇尹文見齊王高誘曰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

劉向別錄曰尹文子與宋鈃俱游稷下（宋中興書目引尹文子齊人劉向以其學本于黃老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等同學于公孫龍又王氏攷證引洪氏曰劉歆云其學本于黃老此引向歆云云殆皆本錄略之文）

本書人表尹文子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尹文子始見本書藝文志亦曰尹文齊宣王時人尹文通姓氏譜注列子周穆王篇有尹文先生豈其先歟

馬總意林山陽仲長氏序云文子出于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中興書目引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詮次爲上下二篇）

文心雕龍諸子篇情辯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隋書經籍志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唐經籍志尹文子二卷尹文子撰唐藝文志尹文子一卷宋史藝文志尹文子一卷齊人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尹文氏齊定公時有尹文先生卽考成子從之學幻者漢志名家有尹文子說齊宣王時事在公孫龍前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者

四庫雜家提要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幷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稷下舊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覈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實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張湛注曰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按此天下篇桓團作桓團李其說曰姓趙名團按桓團亦卽列子之韓檀也）史孟荀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又平原君列傳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

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又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按鄒衍外篇亦有此文在別錄之佚文字句或異）

本書人表公孫龍居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始見趙策列子仲尼莊子秋水天下字子秉趙人

文心雕龍諸子篇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

隋書經籍志道家守白論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是書）唐經籍志公孫龍子三卷公孫龍撰唐藝文志公孫龍子三卷宋史藝文志公孫龍子一卷趙人

陳氏書錄解題曰公孫龍詭白馬非馬堅白之辯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

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敍孔穿事文意重複

王氏攷證淮南鴻烈曰公孫龍粲于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亂孟子累章辯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亡八篇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

故諸史皆列于名家淮南鴻烈稱公孫龍粲于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雖詭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並列荀鄒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訓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實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誕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劉向別錄曰成公生與李斯子由同時由爲三川守成公生游談不仕一作不作仕

鄭樵氏族略曰以爵諡爲氏者有成公氏姬姓衞成公之後以諡爲氏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成公氏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出自姬姓周昭王子成公男之後漢藝文志有成公生與李斯子由同時而不仕

按此條班氏注與黃公等同時明是在黃公之前惠子之後今列惠子之前似寫者顛倒亂之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又曰惠施日以知與人之辯卒以善辯爲名

荀卿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呂氏春秋淫辭篇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

荅之高誘曰惠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也惠施宋人也仕魏爲惠王相也

本書人表惠施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惠施始見楚魏策莊子天下荀子不苟非十二子惠又作慧亦曰惠公亦曰惠子宋人爲魏惠王相惠王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爲仲父墓在

滑州

鄭樵氏族略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孫以謚爲氏戰國有惠施爲梁相

王氏攷證西山眞氏曰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鈃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愼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于此時

馬國翰輯本序曰戰國策魏惠王襄王哀王皆紀其事言則爲相在惠襄之世至哀王時猶存也漢志名家惠子一篇隋唐志皆不著目佚已久茲從羣書所引輯錄十四節

黃公四篇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成韻一東公字注又複姓秦有博士黃公庛（據此作庛但刊誤也）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黃公疵爲博士蓋卽是時也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史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也公子旣矯魏王令奪晉鄙軍存趙獨與客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

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曰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劉向別錄曰毛公九篇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者

按毛公在六國時而劉氏班氏列其書于黃公之次者或其徒編次成書在六國之後或亦轉寫亂其篇次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按是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晉灼曰譥訐也師古曰鈲破也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指曰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又曰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隋書經籍志曰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爲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史周本紀武王至商國入至紂死所明日除道修社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又曰命南宮括

史佚展九鼎保玉正義曰尹佚讀策書祝文以祭社也徐廣曰保一作寶

大戴記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盧辯曰接給謂應所而給也史佚周太史尹佚也

本書人表史佚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始見逸書世俘解禮曾子問左僖十五周語下周文武時太史佚又作逸亦曰尹佚與太公周召稱四聖通志氏族略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攷左昭廿三王子朝入于尹巩劉伐尹疏謂尹子食采于尹世爲卿士然則尹佚乃少昊之裔而周尹氏乃史佚之後也

王氏攷證曰尹佚周史也而爲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攷按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于佚歟

嚴可均三代文編尹佚亦稱史佚周初太史事武王成王康王逸周書及史記引武王即位策說苑引史佚對成王問左傳引史佚之言四條又引史佚之志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尹佚二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散亡已久惟左傳國語引其言淮南子引成王問政說苑亦引之又逸周書史記載佚策祝皆其佚文並據輯錄據大戴記則

史佚問舉人之流亞諸書所載亦皆格言大訓不知班志何以入其書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廟之守佚爲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歟

按史佚之後有史角而墨翟學于史角之後其道盛行于世遂以墨名其家而其初出于清廟之守者也清廟之守之爲書者自尹佚始故是類以尹佚爲之首武王師位皆天尹佚異說通是篇篇佚所

謂茅屋采椽養三老五更選士大射宗祀嚴父順四時而行以孝視天下皆清廟之守之所有事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據林同依書說

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于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高誘曰田鳩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亦見淮南子道應篇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田俅子梁玉繩曰田俅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呂覽首時言墨者田鳩見秦惠王注田鳩齊人韓子外儲說左上及問田篇亦稱之鳩俅音近疑爲一人

隋書經籍志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田俅子三篇隋志云梁有田俅子一卷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案韓非子引田鳩說二節家宛斯先生釋史云田鳩卽田俅呂氏春秋亦引墨者田鳩事合以藝文類聚白六帖文選注御覽所引輯得八節

我子一篇

劉向別錄曰我子爲墨子之學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我子梁玉繩曰我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唐請注云我姓

應邵風俗通姓氏篇我氏六國時有我子著書爲墨子之學張澍輯注曰藝文志有我子一篇

邵思姓解古賢者我子著書五篇按此書五篇者據馬氏叡輯有中外書五篇餘疑定爲一篇之誤因附姓解氏族略云我氏不詳其所承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曰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隨巢子梁玉繩曰隨巢子惟見本書藝文志墨家隨巢當是氏或謂隨名巢無據

文心雕龍諸子篇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

隋書經籍志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按此以巢爲名唐藝文志隨巢子一卷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隨巢氏漢藝文志有隨巢子六篇注云墨翟弟子謹按姓書未有此氏而當時有胡非子隨巢子皆師墨氏則隨巢合爲人氏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隋唐志皆以一卷著錄今佚意林引其二節又從諸書所引輯十三節以類編次多言災祥禍福其論鬼神之能亦卽中庸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而謂鬼神賢于聖人過爲奇語醇駁分焉已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本書人表胡非子居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胡非子惟見本書文藝志墨家胡非複姓廣韻注云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爲氏則胡非子齊人也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胡非氏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因以胡非爲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張澍輯注曰胡非子墨翟弟子藝文志有胡非子三篇（氏族略云胡非氏嬀姓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爲胡非氏）

隋書經籍志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按此又以非爲名）唐經籍志胡非子一卷胡非子撰唐藝文志胡非子一卷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墨家胡非子三篇隋唐志皆著錄一卷今佚馬總意林亦載一卷而止引其說五勇一節文句多散略校太平御覽所引補足又搜輯三節合爲卷五勇與莊子相出入說弓矢亦本韓非子矛盾之喻戰國人文字相襲往往而然也（按韓非子在戰國之末子戰國諸子中爲最後胡非子爲墨翟弟子則應在其前當是韓非襲胡非）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高誘曰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以墨道聞之（梁玉繩呂子校補曰桓王當作平王惠公卒于平王四十八年與桓王不相接竹書紀年在平王四十二年）

史孟荀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范書張衡傳注衡集云公輸般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本書人表墨翟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墨翟始見孟子戰國齊策宋之大夫魯人姓墨本墨胎氏所改名翟亦曰墨氏亦曰墨子亦曰子墨子亦曰翟子案孟子楊墨並言諸子每云孔墨抱朴子名實篇稱班墨則墨其姓也墨子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及呂覽高義多自稱翟則翟其名也乃元伊世珍瑯環記引賈子說林大名訓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誕不足信

隋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唐書經籍志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唐藝文志同宋藝文志同

馬端臨文獻經籍考曰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辟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闢略于餘子何也蓋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務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于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者不容不深勸而力辯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爲二家本相爲用而咎末學之辯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辯乎

四庫雜家提要曰隋唐志稱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今本七十一篇之中佚節用下節葬上節葬中明鬼上明鬼下非樂中非樂下非儒上凡八篇存六十三篇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淸靜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

身而時時利濟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敎得列于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余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渚宮舊事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又簡明目錄曰觀其近理亂眞之處然後知儒墨異同之所以然則亦不必廢觀也

按七略兵技巧家有墨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蓋書中本有兵家言今本猶略可攷見故任步兵取以入技巧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按此篇家數篇數竝不誤）

墨家者流蓋出于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顏氏集注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　大史公論六家要旨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又曰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敎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隋經籍志曰墨者强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淸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史本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自傷

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弗信乃西之秦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燕文侯說燕與趙從親文侯于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一韓齊楚燕趙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于是說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既約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從約解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死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蘇代復重于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于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本書入表蘇秦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蘇秦屢見戰國策及荀子臣道東周雒陽人居乘軒里蓋蘇忿生之後字季子亦曰蘇子亦曰蘇公亦曰蘇生亦曰蘇君亦曰蘇季封武安君葬雒陽城東御道北孝義里西北隅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蘇子三十一篇隋唐志不著佚亡已久茲從戰國秦策燕策趙策韓策魏策齊策楚策史記列傳輯錄凡一十七篇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蘇子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史本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秦惠王以為客卿遂相秦相秦凡四歲後二年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襄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又相楚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惠王卒武王不說張儀羣臣多讒張儀儀懼誅因說王入儀之梁儀相魏一歲卒于魏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眞傾危之士哉索隱曰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擯秦張儀相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本書人表張儀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張儀屢見戰國策及孟子荀子魏氏餘子亦曰張子封武信君葬開封縣東北七里

又武帝本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黃氏日抄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忠于六國者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為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

王氏考證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

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

龐煖二篇爲燕將 案此疑爲趙將之誤

史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徐取饒安

又燕世家今王喜十二年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本書人表龐煖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龐煖始見鶡冠子世賢趙世家李牧傳又作援亦曰龐子李牧傳索隱以爲即馮煖非也

梁玉繩瞥記五漢志有龐煖二篇久不傳今觀鶡冠子則二篇全在其中即世賢篇武靈王篇是煖趙人蓋鶡冠弟子凡書中所云龐子即煖也 按武靈王篇乃龐煖之訂宋陸佃解云龐煖蓋龐煖之見又按此二篇見于鶡冠子者大抵是節文恐非漢志二篇之舊矣

闕子一篇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闕氏承闕黨童子之後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闕子著書一篇

嚴可均輯本序曰漢志縱橫家闕子一篇隋志梁有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今散見于各書者凡十九事省併複重僅得五事諸引皆稱闕子不稱補闕劉逵注吳都賦酈元注水經唯水叢采用之當是先秦古書非梁補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縱横十二家有闕子一篇在龎煖之後秦零陵令信之前當爲六國時人隋志云梁有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蓋梁時闕子書已不傳故元帝補之茲從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輯錄六節其二事酈道元水經注引之似是原書此外四節未知出於原書抑爲梁帝所補

國筮子十七篇

國筮子未詳

按廣韻二十五德國字注國又姓太公之後左傳齊有國氏代爲上卿此國筮子或爲姓名如鄧析子之類或爲别號如關尹子之類均無由攷見矣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洪亮吉曉讀書齋二錄曰劉逵吳都賦注引秦零陵令上書云荆軻挾七首卒刺陛下云云是零陵令信有上始皇書又有難李斯書也

嚴可均全秦文編曰零陵令信失其姓始皇時爲零陵令文選注有秦零陵令上始皇書案漢志縱横家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即此

蒯子五篇名通

史記田儋傳贊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索隱曰長短說者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

本書列傳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歸武臣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襲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廣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于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通詔召蒯通通至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通進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通本名徹史家追書爲通

黃氏日抄曰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眞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縱橫家有蒯子五篇隋唐志不著錄其書久佚所謂論戰國說士之文不可復見本傳所載說徐公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文茲採輯錄夫利口覆邦爲人所惡班氏贊謂一說而喪三儁（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殺韓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黃東發謂通口辯不在儀秦下其奇謀雄辯亦足與國策同傳已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班劉之疏也（按謂班氏之疏則有之若劉氏則七略別錄今不可見何由知其倂無別白乎）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蒯通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鄒陽七篇

本書列傳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知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迺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自使梁國士衆築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以不可梁王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乃之長安見王長君事得不治

黃氏日抄曰鄒陽枚乘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諫吳王書尤明切

馬國翰輯本序曰陽生漢文景之世六國餘習未能盡除故其言論雖正而與戰國策文字相近漢志列之從橫家以此故也書本七篇史記僅載其獄中上書漢書並載諫吳王及說王長君二篇據錄次蒯子之後云

主父偃二十八篇

本書列傳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謂諸侯王子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迺拜偃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徙天下豪傑兼幷之家實茂陵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偃盛言朔方逐置朔方郡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迺遂族偃

又儒林傳易家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黃氏日抄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變蒙恬故事者卽今日畢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廷決一策耶偃之為人也其自取

覆滅也固宜爲假之族者可悲耳

馬國翰輯本序曰假蓋反覆傾危之士出處大略與蘇秦相埒嘗自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徒才任氣卒不得其死然則禍由自取也漢志從橫家有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本傳者四篇上書所言九事八事爲律令不傳諫伐匈奴一節可謂讜言其說上使諸侯分封子弟以弱其勢亦賈誼之議然誼不見用偃竊之而得行焉則乘乎時勢之既驗也至其議徙豪民賓朔方皆與時政有裨茲據錄之毋以人廢言其可乎

徐樂一篇

本書主父偃傳是時徐樂亦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拜樂爲郎中又曰徐樂燕郡無終人殿板考證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無終屬右北平按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誅有罪自殺國除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凡國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黃氏日抄曰徐樂土傾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按宋時功令避諱不許文字故黃氏改本文土崩作土傾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從橫家有徐樂一篇今其傳中不叙他事僅載上書一篇志所稱者即此也黃東發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眞西山亦曰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于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大抵縱橫之士逞其高談雄辯軌于禮者絕少二公之論切中其病然其言隱而危其詞微而婉亦是自成一家之說故據本傳錄之

莊安一篇

本書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迺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又曰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後以安爲騎馬令

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

黃氏日抄曰嚴安一書言武帝廣徼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虛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殿本考證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

馬國翰輯本序曰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篇莊安即嚴安本傳亦僅標其爵里以所上書備載之與徐樂傳同上書之文即縱橫家莊安一篇也安與主父偃雖同時以上書拜郎中而安過偃遠甚偃教其末安正其本其言薄賦斂戒帝之利心也緩刑罰藥帝之慘心也省徭役約帝之侈心也至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尤足關要功生事者之口更爲切要之論志與主父偃徐樂並列縱橫家茲亦編次二家之後云

待詔金馬聊倉三篇趙人武帝時

顏氏集注曰嚴助傳作膠倉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本書嚴助傳武帝時助與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助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

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聊氏漢有聊倉爲侍中著子書號聊子張澍輯注曰聊齊地殆大夫食

釆子孫以爲氏也聊倉嚴助傳作膠倉
梁玉繩瞥記三膠鬲之姓其少漢武帝時有趙人膠倉見嚴助東方朔傳而藝文志作聊倉
疑以音近而異廣韻引風俗通亦作聊倉蓋仍漢志未必是兩人
案風俗通又云又有聊某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則確爲聊氏聊氏之先或出自膠鬲故
亦作膠膠倉始以待詔金馬門而至侍中其書亦曰聊子唯應仲遠得見而知之

右從横十二家百七篇 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從横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隋書經籍志曰從横者所以明辯説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于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劉歆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黄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于鼎名曰銘
本書田蚡傳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九篇書盤盂中所以爲法戒也孟康曰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者也
王氏考證蔡邕銘論黄帝有巾機之法孔甲有槃杅之誡梁簡文帝云盤盂寓殷高之辭

大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顧氏集注云古禹字宋祁曰一作禽

洪邁容齋三筆曰大禹謨訓含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爲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王氏攷證賈誼書修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勸也又曰太史公大宛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崐崘

嚴可均全三代文編曰夏禹姓姒名文命鯀之子紐人顓頊六世孫堯以爲司空封夏伯因稱伯禹後受舜禪號有夏氏始降稱王亦曰夏后氏攝位二十年即位十年謚曰禹亦稱神禹又曰大禹墨子兼愛篇下引禹誓周書大聚篇引禹禁賈誼新書修政語上引政語周書文傳篇引夏箴二條又引開望孔晁曰夏箴夏禹之箴戒書也開望古書名也鬻子引簨虡銘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引汜六診可攷見者凡八條

按嚴氏所錄諸佚文當出此書又後漢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禹大傳及禹本紀或當是此書篇目又岣嶁碑文或亦當在此書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史本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尙楚平王殺奢與尙伍胥亡奔宋奔鄭至晉復還鄭入吳吳王闔廬召爲行人闔廬九年與孫武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奔隨吳王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夫差既立因太宰嚭之讒賜屬鏤之劍自剄死吳王取其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

上因命曰胥山

又吳世家王僚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三年公子光使專諸刺王僚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四年伐楚取六與灊六年大敗楚軍于豫章取居巢九年悉興師伐楚五戰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十九年吳伐越越敗之姑蘇傷吳王指病傷而死太子夫差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二年越王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行成子胥諫不聽七年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不聽十一年句踐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子胥懼又諫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于齊鮑氏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本書人表五子胥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子胥始見左昭二十一名員伍奢子伍尚弟適吳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亦曰伍胥亦曰申子亦曰申氏亦曰伍子元成宗大德三年封爲忠孝威惠顯聖王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伍氏出自春秋時楚莊王嬖人伍參以賢智升爲大夫生舉食邑于椒謂之椒舉其子曰椒鳴得父邑而奢以連尹爲太子建太傅費無極譖之王逐太子而殺伍奢及其子棠君尙尙弟員字子胥奔吳事闔廬爲卿破楚入郢以報父讎吳王夫差時忠諫不見聽屬子于齊爲王孫氏

按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吳越春秋越絕書及吳越世家本傳所載子胥言行容有見于是書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英賢傳云子晚子齊人著書五篇論兵法與穰苴同（按此語五篇或脫三十字）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按不入兵家亦必有故未可執注文一語遽議其全書也）

按子晚子不知爲複姓爲別號又或爲弟子錄其書者之稱均不得而詳矣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史秦本紀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

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因善內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本書人表繇余列第四等中上梁玉繩曰由余始見韓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韓詩外傳九史秦紀李斯傳姓由繇俞與由同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雜家由余三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攷史記載其對秦繆公之問韓非子說苑並引以儉說道賈誼新書引其待下有禮之說佚篇略存並據輯錄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劉向別錄曰繚爲商君學

隋書經籍志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唐經籍志尉繚子六卷尉繚子撰

唐藝文志尉繚子六卷

四庫兵家提要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又曰齊人鬼谷子之弟子劉向別錄又云繚爲南君學未詳孰是也按南君當商君之譌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別有尉繚三十一篇今雜家亡云云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爲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二十九篇同名著錄之家當別白而條著者也

梁玉繩瞥記五諸子中有尉繚子疑即尸子所謂料子貴別者也漢志雜家尉繚二十九篇
先尸子兵家尉繚三十一篇先魏公子蓋兩人尸佼所稱非為始皇國尉者
按秦始皇本紀有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秦王以為秦國尉其時為始皇十年與李斯同
官已在六國之末此尉繚叙次在由余之後尸子呂不韋之上則遠在其前非大梁人尉
繚可知梁氏所疑近得其似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史記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劉向別錄曰太史公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
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
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本書人表尸子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尸子始見穀梁隱五名佼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
卒因葬蜀案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云佼晉人後漢書呂強傳注同當是也乃史作楚人藝
文志作魯人蓋因其逃亡在蜀魯後屬楚故耳

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唐經籍志尸子二十卷尸佼撰藝文志同

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注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
起

王氏考證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設

梁傳宋書禮志引尸子

孫星衍輯本序曰尸子著書于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宗源剌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逵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詒許氏部宗彥又得羣書治要錄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刊于濟南篇目曰勸學曰貴言曰四儀曰明堂曰分曰發蒙曰恕曰治天下曰仁意曰廣曰綽子曰處道曰神明曰廣澤曰止楚師曰君治

蕭山汪繼培輯本序曰尸子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迺集不皆疏記以相比較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十三篇爲上卷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按劉向別錄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其八可爲歎息劉勰謂其雜綜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諸家徵說率皆采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史本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以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爲質子于趙不韋閒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不韋乃行千金入秦說華陽夫人姊立子楚爲嫡嗣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

子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十年十月以嫪毐事免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書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又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本書人表呂不韋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不韋始見秦楚策濮陽人封文信侯亦曰呂子亦曰呂氏始皇稱爲仲父飲酖死葬洛陽北邙道西婁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高誘注書序曰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故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

王氏攷證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于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四庫提要曰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順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以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莊列之言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斷爲不苟論者鄙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顏氏集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本書諸侯王表淮南厲王長高帝子高帝十一年十月庚午立二十三年孝文六年謀反廢徙蜀死雍又曰孝文十六年四月丙寅王安以厲王子阜陵侯紹封四十二年元狩元年謀反自殺

又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又列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

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遣迨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

高誘注書序曰初安爲人辯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據此則外篇十九與志不符特高氏之時所見書據此耳

隋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唐經籍志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按商詁乃鴻詁之誤即許慎注本也所藝文志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宋史藝文志淮南子鴻烈解二十一一卷淮南王安撰

洪适容齋續筆曰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賓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

四庫簡明目錄曰安書原分內外篇此二十一卷其內篇也大旨原本道德而縱橫曼衍多

所旁涉故漢志列之雜家

按七略兵權謀家有淮南王班氏以其重複省之

又按文選謝靈運行旅詩注許詢雜詩注齊竟陵王行狀注數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竟陵行狀注又按引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是淮南莊子略要司馬彪注莊子先引之李善從莊子注采錄者也又張景陽七命注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之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于其間而鬬者止按今內篇無莊子略要莊子后解或在外三十三篇中劉義慶世說新語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外爲解義云云是晉向秀之前爲莊子注者已數十家淮南王其數十家之一歟又王氏考證云淮南王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或亦在外篇中

東方朔二十篇

本書列傳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久之使待詔金馬門又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復爲中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



長老賢人通于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按此引劉向似亦別錄文）

史滑稽列傳褚少孫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

黃氏日抄曰朔固滑稽之士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于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羅議論之士孰有幾此其萬一者乎

按本傳言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辭數萬言者意即此二十篇之書褚少孫稱上書用三千奏牘意亦即是此書特褚謂其初到時所上傳則列在再爲中郎時是所不同耳本傳又言劉向所錄朔書有客難非有先生論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館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諸篇皆其雜詩文則本志所不載者也

伯象先生一篇

應劭漢書集解曰伯象先生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又風俗通姓氏篇白象先生古賢人隱者張澍輯注曰伯與白同

王氏考證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荊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劉向別錄曰丹𣻵王壽之太子又曰晉亢爲厭之地（按別錄佚文有此二語似卽爲此書言也不可詳攷今姑錄之此）

王氏考證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贊文心雕龍相如屬辭始贊荆軻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雜家荆軻論五篇大抵史贊之類也

吳子一篇

吳子未詳

按此吳子列在公孫尼之前則頗似吳起同爲七十子之弟子別見兵權謀家

公孫尼一篇

按公孫尼似卽公孫尼子別有書二十八篇見前儒家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臣賢臣說並未詳

按舊本連續而書詩賦略之臣說次郎中嬰齊之後此次于博士臣賢之後似臣說者由郎中爲博士志各錄上省文亦各從其奏對奏賦時所署官秩蓋猶博士臣說對三篇也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解子簿書未詳

或曰其人姓解所簿雜書凡三十五篇或又曰簿錄諸子書而雜解之前人無說莫能詳也

推雜書八十七篇

推雜書未詳

或曰劉中壘類推諸雜書之無書名撰人者頁爲此編亦莫能詳也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顏氏集注曰言伯王之道伯讀曰霸

按此亦無書名撰人猶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之類或數十篇或一二篇彙其義例亦唯視所有以爲多寡而已

又按是篇凡分五章段自孔甲盤盂至東方朔十家十一部爲一段伯象先生荊軻論二家爲一段吳子公孫尼二家爲一段博士臣賢臣說對爲一段其自伯象先生至此大抵皆論贊辯難奏對之文而時代各不相接故各以類從解子簿書以下三家則皆無撰人時代者例當置之末簡焉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按所載二十家錄爲一家雜附王內外篇合爲一家其篇數溢出十篇今校定爲一十九家三百九十三篇 注云入兵法者以兵權謀家所注敍之附雜附書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隋書經籍志曰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劉向別錄曰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按李悝書作[illegible]見前法家

王氏攷證孟氏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呂氏春秋管子氾勝之書

亦引神農之教淮南子引神農之法

顧炎武日知錄曰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

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案倉頡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

字神農之言皆後人追錄鼂錯所引顯是六國時語即六韜及管子文子所載亦不過謂神

農之法相傳如是豈謂神農手撰之文哉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兵陰陽家五行家雜占家經方家神仙家並有神農書大抵皆

依託爲之今其書並佚考開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爲完具又數引神農占管子淮

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之法或引神農之教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

書得有篇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句時見傳注所引並據輯錄不可區別統入農家

按呂氏春秋六月紀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無發令而干時

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高誘曰無發干時之令蓄聚

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又曰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

其官爲神農巡行擾畝循治之功于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按

此則神農亦古官名故本志敘云出于農稷之官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應劭漢書集解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

袁淑眞隱傳野老六國時人游齊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文心雕龍諸子篇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翺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于地利騶子養政于天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攷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家宛斯先生繹史云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后稷語古奥精微其論得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矜式宜呂氏賓客取載多篇也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鄭樵氏族略宰氏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爲氏仲尼弟子宰予又曰宰氏氏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按宰氏氏書疑以爲周姓恐不然）

馬國翰范子計然輯本序曰計然者據本書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案鄭樵氏族略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意者辛爲宰字之譌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然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

案計然姓辛字文子葵邱濮上人見馬總意林北魏李暹注道家文子書誤以計然之姓氏里籍爲文子前人辯之已詳茲馬氏据氏族略疑辛爲宰字之譌以爲即計然之書案

晉中經簿有計然萬物錄三卷唐藝文志農家首載范子計然十五卷反覆推尋馬氏之說亦頗近似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本書百官公卿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此處似疑一有字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又曰孝文十四年內史董赤

案表所載漢內史並在景帝元二年之前其後卽分爲左右內史而文帝十四年有內史董赤疑赤字安國赤心奉國義亦相應安國殆亦如氾勝之敎田三輔作此書歟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有種芥篇有種芥葵蓼薤葱諸篇又曰都尉有種葱書諸輯本此下又有云晉公既與先生言細人說之見其撰著據此乃述事者取讀武昭事轉寫誤遂爲一書而誤先主爲先生耳今不取

唐書藝文志尹都尉書三卷

王氏攷證蕭大圜云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有尹都尉十四篇注云不知何世考氾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爲漢成帝以前人也其書隋志不著錄唐志三卷今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瓜篇種芥葵蓼薤葱諸篇今所傳齊民要術備載其法據補得六篇云

案馬氏据氾勝之書以爲尹澤近得其似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本書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師古曰甽或作畎代易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甽者也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先按下文先當為光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輓引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齊民要術卷一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按食貨志及齊民要術所載則此趙氏明是趙過過又善于制器武昭時人也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豈別有其人耶然其著書者無過于過此注及前董安國注不知何帝時尹

都尉注不知何時疑皆非班氏本文題曰趙氏者或其子姓及吏士爲之不盡出于過手

歟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

劉向別錄曰使敎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

太平御覽資產部氾勝之書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懃之可謂忠國愛民之至按此似當時詔書爲之文又似劉歆中語氾勝之與劉中壘同時書中典校諸子時遂會其上農法敕云今因併其前所上蠶法合爲一編鄭樵氏族略云農書十二篇審是謂蠶法六篇氾書十八篇然久逸無徵莫得而詳矣

晉書食貨志太興元年詔曰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

唐韻二十九凡氾字注氾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于氾水因改爲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爲燉煌太守子孫因家焉

隋書經籍志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唐經籍志氾勝之書二卷氾勝之撰唐藝文志氾勝之書二卷

鄭樵氏族略氾氏周大夫食采于氾因以爲氏漢有氾勝之爲黄門侍郎撰農書十二篇

王氏考證月令注引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農書先師以爲氾勝之書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爾雅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皆引之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農家氾勝之十八篇隋唐志並二卷今無傳本散見賈思勰齊民要

術中輯錄猶得十四篇又從黍稷篇別出種稗從種穀篇別出區田法爲篇十六又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御覽所引綴爲雜篇上下十八篇之書猶完依隋志分爲二卷書言樹藝之法親切詳明鄭康成注禮亟引之賈公彥謂漢時農書氾勝爲上洵不虛也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王氏未詳

按氾勝之已在成帝時此列于其後大抵亦與氾氏同時若又在其後則已將漢末七略亦不及載矣而班氏注云不知何世亦疑是後人語非班氏本文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劉向別錄曰邯鄲人

本書食貨志曰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五鳳中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爲使而勸郡國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植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摟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

馬國翰曰齊民要術引武帝使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而御覽引崔寔政論作宣帝使蔡癸校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

按此列成帝時氾勝之之後者或其人後氾勝之卒而其書亦後出或所言皆趙過諸人之成法故置之末簡歟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校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師古曰農者所以播五穀蓺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以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是皆農家者爲之則悖君臣之義而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見前道家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王氏攷證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云云蓋戰國之士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爲是說孟子辯之詳矣

何義門讀書記曰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依託之書皆入小說弗爲弗滅斯畢衷矣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漢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本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呂氏春秋本味篇疑卽小說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湯謂此篇也

梁玉繩呂子校補曰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司馬相如傳索隱稱應劭引伊尹書說文櫨字秏字注亦引伊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 據應劭所引及說文所云所注併見于本味篇故謂氏有是言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鬻子有書二十二篇見前道家

唐書經籍志鬻子一卷鬻熊撰案隋志新唐志並入道家宋志入雜家唯此志入小說家今據以注于此

四庫雜家提要曰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

嚴可均漫稿曰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隋志道家鬻子一卷舊唐志改入小說家案隋唐人所見皆道家殘本其小說家本梁時已佚失劉昫移道家本當之非也案此謂小說家本梁時佚失劉昫附志以為之說也最足疑誤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云考周事也則其書不當儕于小說也以爲當部下尚書家不可爲訓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青史曲綴以街談

隋書經籍志梁有青史一卷亡

鄭樵氏族略以官爲氏者有青史氏英賢傳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漢藝文志有青史氏其書五十七篇册以史書總謂之青史其說蓋起于此

王氏考證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小說家青史子五十七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大戴禮記賈誼新書並引青史氏之記此佚說之僅存者據輯校錄書中言胎教之法懸弧之禮巾車之道具有典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小說家之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觀大戴保傅篇所引則其書亦不儕于小說也案劉歆言曲說以街談此其所以傳小說家言安得以殘文斷其全書乎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一本也作之

左襄十四年傳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大師子野

孟子離婁篇師曠之聰趙岐曰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

本書人表師曠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師曠始見逸書太子晉解左襄十四晉語八晉主樂大師字子野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故自稱瞑臣又稱盲臣亦曰晉野葬在扶風漆縣廣韻注以師爲姓非也

後漢書方術傳序箕子之術師曠之書注師曠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按王儉七志所載與本志篇數同似猶爲七略原編隋志五行家有師曠書三卷在戚占諸書中又占夢書中云梁有師曠占五卷亡或在此書或在兵陰陽家無以詳知

又按說文鳥部引師曠說今有禽經一卷舊題師曠疑即此六卷之佚出者或以為偽說
文所引而影附之不得而詳矣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荀子大略篇曰堯學于君疇舜學于務成昭楊倞注曰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
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亦見尸子又新序子夏對哀公曰舜學于務成附
林寶元和姓纂曰務成氏呂氏春秋務成子堯師也又新序子夏曰舜學于務成附（氏族略引文同）（附作跗）
王氏考證荀子舜學于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也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
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抱朴子明本篇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于世不便退道（按此附神仙家又以務成為仙人又金丹篇引務成子丹法）
按泰州宮夢仁讀書紀數略云堯師務成昭舜學于務成跗以為兩人未詳所據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趙岐曰宋牼宋人名牼孫奭正義曰牼與銒同口
莖反
莊子天下篇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宋銒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

縣若日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曰宋鈃宋人與

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與鈃同音劉向尹文子書錄曰尹文子與宋鈃俱遊稷下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鬬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論衡非韓

人名考逍遙遊篇有宋榮子司馬彪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與宋鈃聲亦相近宋榮即宋鈃宋鈃即宋牼

王氏攷證宋子蓋尹文弟子荀子兩引宋子又兩引子宋子

馬國翰輯本序曰宋鈃孟子作宋牼韓非作宋榮子要皆是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

篇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並述其言案莊子雖與尹文並

稱今尹文子書尙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鈃語據補佚篇附考爲帙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𣽚監本作者

王氏考證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按王氏以此兩引謂卽在此三篇中亦約略言之耳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史五帝本紀贊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正義曰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

非典雅之訓

抱朴子極言篇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

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

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元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

體診則受雷岐黃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又曰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又曰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又曰言黃帝仙者見子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

按封禪書言武帝時齊人公孫卿有黃帝鼎書言黃帝上登于天云云又文心雕龍祝盟篇云黃帝有祝邪之文鼎書祝邪文及葛稚川言荊山經龍首記疑皆在此書中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史封禪書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載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草巡狩封禪事未就後李少君以祀竈穀道却老方見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天子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謬忌奏祠太一方天子令太祝立其祠當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索隱謂祀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令祠官領之如其方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膠東宮人欒大求見言方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上東巡海上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按書名心術其即如後世見聞果報勸戒諸錄之類也歟又管子七法篇云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房玄齡曰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豈即以此六事推演爲書歟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漢書集解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案此疑與房中術相類開元占經分野略例中引未央分野十二條馬氏玉函山房以爲未央術輯入天文家案作未央分野者後漢安帝時人詳見李淳風乙巳占分野篇非即此未央術也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案此次待詔臣饒臣安成之後或蒙上省文亦官待詔者當時皆奏進于朝故稱臣饒臣安成臣壽周考考周事此周紀大抵亦紀周代瑣事同爲街談巷議之流歟

又案漢無項國圉爲淮陽國屬縣考地理志汝南郡項故國郡國志亦云故國左傳僖十七年魯所滅此注項國圉人蓋從其所稱古地名圉故屬項同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留郡項兩漢並屬汝南郡臣壽實爲淮陽國圉人也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應劭漢書集解曰其說以周書爲本

史封禪書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本書郊祀志同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于乘雷動萬騎龍驤屬車之簉載獫獵獢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與薛綜注曰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持此祕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李善曰漢書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按此知今本漢志顏氏注後人刪落乘馬衣黃衣下

字又誤賦所云周天子實書說此書以侍醫周本非家時事實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應劭風俗通義曰門戶鋪首按百家書公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又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謹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井中傷善類也按應氏引百家書兩條知其皆見此書矣

案劉中壘說苑敘錄曰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假即此百家蓋說苑之餘猶宋李昉等既議集為太平御覽復頁錄為太平廣記也

案是篇凡分四章段伊尹鬻子周考青史子師曠五家敘次聯貫條理井井是為第一段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說四家顛倒先後雜出不倫大抵皆從成書之遲早為次不以所托之時代論也務成子成書在宋鈃之前天乙黃帝說成書在宋鈃之後故是為第二段封禪方說至周紀四家皆武帝時所奏御者是為第三段虞初周說因雜家言自為體裁

別成一家而劉中壘所集百家體製略同故次于其後是爲第四段他如法家名墨從橫農五篇著錄無多故不見別分章段云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劉奉世曰又少十篇按是篇家數不符其篇數則如劉奉世所計今校定當爲一千一百九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顏氏集注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爲稗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士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隋書經籍志曰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按此所載家數篇數誤又十種據凡之數計之則爲一百九十家四千五百四十一篇然其實今詳加校定當爲一百八十七家四千三百五十九篇注云出蹴鞠一家者不知從何處析出疑小說家總凡之下有此注後人以一處之中兩見是注妄以爲衍而删落之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隋書經籍志同呂同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貫之治出列在衆職下重其職官失其守以為濫淸議孫侯各操所習分塗並騖若使總而不追析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　捷此一篇文格大類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是亦班氏全用輯略之文之一證